

广 西 上 思 县

思陽乡僮族社会历史情况調查报告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前 言

本报告是我組徐仁璠（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范宏貴（同前）、項美珍（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学生）、李千芬等同志于1958年10月前往調查編写出来的。为了配合研究工作需要，最近由李千芬同志略加修改付印出来，以备参考。

在調查过程中，中共上思县委給予具体领导，并派出黎树生同志协助工作，使能如期完成任务，特此致謝。

由于我們水平有限，調查收集时对一些材料出处、時間、人物以謬誤沒有識別出来，修改时也沒有很好核对，錯漏之处一定很多，敬祈讀者批評指正。

編 者

1963年11月30日

目 录

壹、一般情况	(1)
貳、經 济	(2)
一、农业一般情况	(2)
二、农业生产力	(3)
三、生产关系	(7)
四、手工业	(23)
五、副业生产	(24)
六、商 业	(25)
叁、政 治	(27)
肆、风俗习惯与艺术	(30)

壹、一般情况

思阳乡是县城所在地，位于上思县北部，属半山区地方。乡境东、南、北三面都有高山盘亘，西南面接凤凰山，西边靠昌墩乡，南边靠百包乡，东边靠龙楼乡，北边接扶绥县，纵横宽广约1,200平方里左右。在这一片广阔的土地上，居住着僮、汉、瑯等三个民族3,638户12,141人，其中僮族占98%，汉、瑯族共有13户。京族是由越南来的妇女共192人，他们已和本地僮族结婚，没有独立的家庭和生产单位。

全乡包括琴江、华河、龙江、弄城、赖平、那立、思阳、赖怀、高加、万家、那白、六里、六和、板亨等十四个生产合作社，全劳动力4,107人，其中思阳社最大共638户2,017人，劳动力678人，那立社最小，仅有82户366人，劳动力130人。乡内有71个村寨，和圩场一个。

乡境有一条明江河，由东向西流淌，另有三条支流与明江会合，越往西部水势越猛，河床越宽，可通小木船也可灌溉农田，还有运送木材之便。陆路有汽车通往南宁，有马路通往龙楼乡，预料不久即通汽车。

气候属亚热带，四季气温相差不远，五月份气温最高，达摄氏38度4，一、二月份气温最低至摄氏3度3。年平均气温在21度5左右。雨季出现在7、8、9月份期间，冬季雨量较少，不管是雨季或旱季也好，大都有“三天无雨即旱，三天有雨即涝”的特点。

全乡土地有水田21,500亩，旱地3,000亩，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玉米次之，红薯、大薯等又次之，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等，还有养鱼等，铁矿和煤矿蕴藏也丰富，是上思县比较富饶的地方之一。

本乡风景极为优美，山青水秀，花木常青。乡前五马山，后有三台山，左有龙江桥，右有凤凰山，还有金印潭、弄怀岩、翠微洞、美丽岩、定天时、明江晚照、伏波潭等等。五马山在县城对面，五个山相连着，形皆似马，故称五马山。三台山是在县城后，有三个山相连，貌似圆台，故称三台山。在龙江河上架起一座桥叫龙江桥。凤凰山在县城右边，周围约三十华里，据说清代中叶，山上有火烛，晚上光明四射，还有锣鼓声，因名之为凤凰山。金印潭在明江东部，离县城二里多，据说明代时土官黄氏生二个孩子，官死前把印交给妻子，后来孩子争夺继承官位，引起纠纷，官妻无法解决而骑着一匹马将金印投到潭中，两个官子都到潭中打捞被淹死，故称金印潭。弄怀岩在县城右边，距县城10多里，在山上有一岩洞，人们经常到那里游玩，封建文人也常在岩中吟诗作对，翠微洞和美丽岩同在此山。定天时是本县与扶绥县交界的山上，有个大水洞，旱天时水上涨，阴雨天水下降。明江晚照在乡后的小河上，中有一块大石，每天太阳下山人们到那里乘凉，坐在石上可望见太阳，所以叫明江晚照。伏波潭在圩旁，平时无风亦有波浪。

历史上本乡属于横州，也有说高雷州的，宋代黄氏家族世袭州政，明弘治年间改归流。据说由于州官死后，两个孩子争夺官位，母亲将金印投到潭中，两个子都潭中打捞被淹死，趁黄氏绝嗣之际，明王朝改为流官进行统治。衙门亦由旧州搬来思阳，改称上思州，以后再改为上思厅。到民国初年改为上思县。解放后沿用上思县称，县治向来设在本乡。

貳、經 济

一、农业一般情况

思阳乡位于上思县北部偏东地带，气候温暖，属亚热带气候。全乡共有14个农业社，绝大部分位于平原和丘陵地区。全乡共有稻田11,500亩，畲地2,000亩。其中保水田6,000亩，能抗旱50天以上的田有3,609亩，能抗旱30天以下的田有4,570亩，旱田有2,500亩。现正在修建稳淪水庫，建成后能灌溉9,000亩。全乡共有耕牛1,940头，其中能耕地的有1,207头。

主要农作物是水稻、甘蔗、花生、紅薯、玉米等，其它如豌豆、綠豆、蒜头、薑及各种蔬菜也不少，有少量的芝蔴、棉花和茶油。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統治及地主阶级的剝削下，民不聊生，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强征暴斂，地租、高利貸的盘剝，加上战争和灾害，农业发展水平是不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束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解放前一般年景时，几种主要作物的繁殖系数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稻 谷	播 种	收 获	除种子实收数	繁 殖 系 数
上 等	1 斤	30 斤	29 斤	29
中 等	”	20 斤	19 斤	19
下 等	”	10—15 斤	9—14 斤	9—14

紅 薯	播 种	收 获	除种子实收数	繁 殖 系 数
上 等	1 斤	1,000—1,500 斤	999—1,499 斤	999—1,499
中 等	”	1,000 斤	999 斤	999
下 等	”	3—400 斤	299—399 斤	299—399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化运动，尤其是今年以来的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稻谷的繁殖系数已由29增加至39—49。1956年为丰产年，上等田的稻谷繁殖系数已增至99，中等田的繁殖系数为59—69，下等田的繁殖系数为29。以紅薯的种子繁殖系数来看，上等地为3,999—4,999，中等为1,499—1,999，下等为799—999左右。只有从政治、经济上彻底翻了身，并从私有制的小生产中解放出来的集体农民，才能创造出这样的成绩。

大跃进以来，不断地涌现出动人的新人新事。人民大搞农具改革和創造新式农具。在耕作技术上大胆破除常规。干部和群众大搞試驗田，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一浪赶一浪的崭新的局面。如今春旱情严重，早造抗旱100天，干裂的田占水插的70%，由于党的领导及全体社員苦干，早稻普遍增产，并且出现了千斤亩，高加社、万加社都出现了亩产1,327斤和1,300斤的纪录。万加社、思阳社、高加社的早稻，比1957年同期增产568,403斤。全乡有花生1,925亩，估产254,883斤，平均亩产132.4斤，比1957年同期增产98%斤，而思阳社花生平均亩产已达294.1斤，全社有花生203.23亩，比1957年同期增产41,655斤，即增产223%。甘

蔗的生产也是很突出的，平均每亩可产2万斤，有72亩甘蔗丰产田可以亩产20万斤。

二、农业生产力

1. 劳动力

全乡共有2,531户，农业人口为9,253人，劳动力有4,050人。僮族人民男女間有一定的分工，男的犁田，女的插秧，男的挑谷女的收割。而家内劳动如舂米、做饭、针线等多是妇女所担任，重体力劳动如盖屋、挑担、拉车等多是男人所干。当然这种劳动分工不是绝对的，有时他们都按自己能力所及而共同来干的，特别是大跃进以后，在各项生产战线上男女都干着共同的工作，也出现了不少英雄模范。

很早以来，这里的贫苦农民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助习惯，他们亲帮亲，邻帮邻，不计什么报酬。现在这种传统习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人是生产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通过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教育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后，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显著提高，新人新事不断出现。如在春收春种的“三抢”（即抢收、抢插、抢种）季节中，全乡男女一齐出动，生产进度日日上升，很快赶上了季节。有一个生产队有6户人家，过去每天平均插秧4亩，而后来提高到平均每天插秧7亩。模范男插秧手梁世殷的事迹，在打破常规推动生产上有重要的意义。男人历来是不参加插秧的，只搞犁耙田。赖平社只有142个妇女进行插秧，每天只能插30多亩。犁耙田在立秋前五天即可全部搞完，而插秧要拖到立秋后十天才能完成。这就会影响实现生产计划。因此梁世殷提出了“男人参加插秧”的建议，社委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提出“男人上午犁耙田，下午参加插秧”的号召，梁世殷首先带头报名参加，在他的影响下，其他的男社员也纷纷地报了名。开始时梁世殷分秧慢，苗数不均匀，并且外线弯曲，被其他社员取笑为“爬蛇式”、“自由式”，但梁世殷埋头苦学，虚心地向女插秧手学习，劳动率逐渐提高，由每天插二分增加到插四分，六分乃至每时插一亩多，已经赶上或超过最熟练的妇女了。同时，他还创造了“左右配合”与“青蛙跳跃”的方法，“左右配合”即：左手提秧把，边提边分，右手插上一蔸，左手便分出一蔸，分秧插秧敏捷，左右密切配合，秧蔸大小均匀。“青蛙跳跃”即：插秧插得快，右手挥动得象青蛙跳跃式的灵巧，一插下去，一往而过，蔸蔸整齐，不返工，在梁世殷的带头与推动下，男人参加插秧的越来越多了，同时也提高了妇女的插秧效率，赖平社由每日插秧30多亩提高到每日插秧90多亩，可以提前五天完成插秧任务。梁世殷两次被评为社的插秧能手及全乡插秧的头等模范。在全乡插秧比武竞赛上，梁世殷十分钟插秧549株，女插秧模范零瑞英十分钟插秧667株。又如赖平社的梁战四，在“三抢中”，为了赶上插秧的需要，他采取牛停人不停的办法，苦战一天一夜，即犁田6.5亩。思阳乡的劳动人民就是这样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以冲天的干劲创造出奇跡。

2. 农具

思阳乡僮族人民解放前使用的主要农具有土犁、铁耙、木耙、镰刀、锄头、柴刀、禾叉等等，使用铁制生产工具的时间很长，但具体年代已不可考了。据69岁的老人零绍干说，这些农具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经有了，很早以来，僮族人民就有了本民族的铁匠，使用的农具多半都是本县制造的。如凤凰乡的犁头在全县都是有名的，但柴刀、镰刀则以广东出产的较好，故人民喜爱用广东的柴刀和镰刀。据我们的观察与了解，使用的农具与一般汉区农村的

工具区别不大。本县制造农具的人，是到南宁买铁来加工制造，在价格上农民还是要多受一层商业的剥削。解放前以伪币计算，一架土犁10块钱（折合150斤米），一把锄头二至三元，一把镰刀五角，一个铁耙则要30—40元。解放后，一架土犁8—10元人民币，一把锄头一块八角，一把镰刀三角左右，一个铁耙约18—20块钱。

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新式农具已广泛地被采用，如双轮双铧犁，七寸步犁已使用几年了。大跃进以来，全乡大搞农具改革，制造新式农具及推广車子化大大推进了生产之发展。

①过去用来耘田的铁耙有六——七寸宽，显然已不适用于普遍推广密植以后的稻田，群众自己就制造了宽3——5寸的木制耘田器，并且安上了木轮，这样就轻便多了。

②为了除花生地的草，又制造了一种滚耙，使用已经一年了，群众反映良好，愿意使用，其主要部分系在一柱状铁桩前部装一六角形的滚轮，每两块木头之间钉有铁皮，中间有四个长铁钉，使用时是用手掌住木柄，在地里滚动。

③木耙是用来耙旱田的，以前旱田是不耙的，使用此种木耙已经二年了。

④镰刀系很早以来就使用的农具，这里的镰刀木柄较突出，系一钩状的木头，在收割时，先使用木钩将禾稈归在一起，然后压刀来割。

⑤铁叉，为一长木柄，前端附有铁叉，打场时扬谷用，使用年代已很久了。

在生产大跃进中，全乡制造了三部旱直播点播机和旱田的收割机。

车子化运动在全乡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乡已有380多部车子（尚未全部滚珠轴承化），1956、1957年时，也曾提倡过搞车子化，但未搞起来，今年在全民大辩论的高潮中，将车子化运动搞起来了。最初是搞手推单轮车，由于使用不习惯和道路不好而未能推广，群众不喜欢使用，有的群众说：车子化“快”（音近“坏”）了。后来又发动搞牛拉的双轮车，并大力修路，使用效果很好，群众也很爱使用，现在搬运重物 and 去苏圩炼铁时，群众都使用这种双轮车。思阳乡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若在车子的制造上加以提高，（如我们看见有些车轮只是两块圆木板，没有辐条，未全部按上滚珠轴承等），在全乡完全实现车子化消灭肩挑现象是很容易立即办到的。

在大搞农具改革时，全乡兴办了13个农具厂，制造出打谷机6部，耘田具83部，插秧船（木制）和插秧排（竹制）260多个，（以上系不完全的统计），新式农具的推广使用，也是有斗争的。在实际劳动中证明确实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具才被大家广泛采用。如插秧船在全乡中高加社最先搞起来，仅高加社就搞了近百个插秧船，经过坐船插秧和不坐船插秧的人的竞赛，才在全乡得到了推广。

3. 耕作技术

思阳乡种植的各种作物如稻谷、红薯、花生、玉米等等年代都已相当长久了，老人们谈，很早以来这里就已种植这些作物，不过甘蔗种得很少。解放前，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小农经营的生产关系下，农业生产技术的各方面是保守、落后的。在生产上因循守旧，在自然灾害面前只能以求神打斋来祈求保佑，广大劳动人民尚未成为土地和自然界的主人。

解放前田地施肥很少，一般用家里的人粪、灰、牛粪来施肥，也有不施肥的。水利方面谈不上兴修什么水利。国民党反动政府只管剥削和纳粮，生产是无人过问的。由于没有什么水利建设，而鱼塘多半系地主所有，因此解放前水田很少，多半种杂粮，主要是单造。如以高加社为例，解放前不过有水田300亩左右，而现在有水田1,300亩（双造）。由于鱼塘私有，是不让外人去开水的，如去开了地主的鱼塘，他当晚就把它搞坏，打官司也打不过地主，有

时开水的人还要遭到地主的毒打，为水利问题也不断引起户与户，屯与屯之间的纠纷。如赖式屯在那伯屯开有水塘，赖式屯一去整好，那伯屯就去打开或用牛赶过堤塘，使塘造成漏洞或崩塌。又如六强屯不给那伯屯引水灌田，说是要挖坏了六强的龙脉。小农经济和土地私有制，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水、旱、虫灾面前，个体农民也是无能为力。发生虫灾时，你的这一块田有了，其他的人也不帮捉，只有任其蚕食庄稼。旱灾时则全屯求雨，要杀牛、猪、鸡、鸭并请道士来祭祀。思阳乡在思阳、华河、高加、万加一带由于靠近明江，水灾也是较多的。人们也只有以打斋、唸经来求天保佑，1900年时，上思县有过一次严重的旱灾，三年没有下雨，全县有1/3的人口死亡。人民到处求乞。1930年灾情也是极严重的一年，先旱灾后水灾，如停料屯房屋全部倒塌，人及家禽死亡很多，有些户颗粒无收，一般只收了300—400斤谷子，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救济，而且照样纳粮。

侬族人民中间也有本民族的一些生产禁忌和风俗习惯，对于农业生产是有一定妨碍的。如每年十月间，各屯要请六个道士来打斋3—4天，全屯要杀牛、杀猪，各户还要杀鸡、杀鸭等，求神保佑明年收成好，全屯人丁和家禽兴旺；每年七月十四认为是鬼出来洗身的日子，这一天山上的鬼很多，所以不能出工。每年在春节、二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时，一般出工较少，因为天气冷，这几个月内多半也有粮食吃。过去每一个月的初二、十六不出工，为上街赶圩或走亲戚家的时间。每逢春节前后，三月三，四月初八，五月初五，六月初六，七月十四、十五，八月十四、十五等节日时，一般也少出工或不出工。解放以后也仍然有这样一些习俗，从1957、1958年以来才逐渐减少。

解放后几年来，农业耕作技术不断地提高与改进。如在稻秧上逐年推广了密植。1954年时一般是 10×10 ，1955年是 8×10 ，1956年时是 6×8 ， 7×8 ， 8×8 ，1957年是 4×8 ， 5×8 ， 5×7 ，直至今年已经普遍密植了。早稻一般为 6×6 ，中晚稻为 3×6 ， 4×6 ， 5×6 ，卫星田是 1×2 ， 1×3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乡人民干劲冲天，因此在旱情较重的情况下，今年仍然取得早了稻的增产。从耕作技术方面来看，早稻增产主要是抓住了以下几个环节：

①提早季节：今年早稻都在元月10开始播种，二月二日开始插秧，三月底基本结束早稻插秧，而过去的老规矩，是在清明前开始播种，四月八日开始插秧。相比起来，今年下种提早了一个月左右。

②深耕细作：过去一般是二犁二耙，深三寸多，而现在一般做到三犁三耙，有的三犁四耙，深耕五至七寸；过去没有犁田过冬的习惯，而现在一般做到了犁耙过冬。

③施足肥料：平均每亩施基肥比过去多了数倍，丰产田施肥还要再多，并进行了第三次追禾胎肥。

④适当密植：过去一般是 8×8 、 6×6 、 9×9 ，而今年普遍采用中株中植，规格为 6×4 、 5×5 、 6×6 ，并做到培育壮秧。

⑤坚持抗旱，保持禾苗生长和合理灌溉。

解放后，尤其是在1956年普遍搞高级社以后，大力兴修水利，扩大稻田面积。兴修水利是先由小的着手，由扩大鱼塘、沟通鱼塘开始，然后发展到搞小型水利和中型水库，现全乡有大小水利80多条，现在围绕思阳街区的东湖和西湖就是以十多个鱼塘筑成的。1957年修的稔淪水库能灌溉五千多亩，（与龙楼乡共有）。

在旱田里，采取旱直播的耕作方法，在旱田里一般深耕六——七寸，一亩也能产200—300

斤，有的亩产400斤。

思阳乡的人民，不仅积极兴修本乡的中小型水利，而且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参加那板水库的建设。那板水库是上思、邕宁、扶绥三县合修的大型水库，全乡人民在成立东方红人民公社的大会上（8月29日）提出的“比武歌中”提到：

为了明年水利化，夜里电灯似星光；

抽调人工千以上，建成水库功辉煌。

全党全民齐奋战，四海龙王也惊慌；

惊动月宫嫦娥梦，冲天干劲力坚强。

由于思阳人民出色地劳动，在修建那板水库的工程中获得红旗一面。

在保证增产的各项措施中，肥料也是重要的一环。以前施肥很少，主要是依靠家肥，而现在是发动群众到处找肥料，如搞绿肥、泥肥等等。将绿肥漏到大池塘及小型水利中去，肥料随水流到田里，这样可以不用担肥，做到了追肥自动化。在积肥方面思阳乡人民走在全县的最前面，今年七月中旬，到邕宁县苏圩参观了那里积肥运动的代表回来传达以后，全乡人民干劲冲天，掀起了积肥运动的高潮，社员们说：人家能做到，我们不会做不到。如琴江社的社员还决心赶上与超过苏圩的积肥任务，通过摆情况，挖肥坑，全社就出动了252人的积肥大军，四处找肥。又如思阳社全体社员，不分男女老幼，一齐出动，很快备足了肥料。

随着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与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人民的精神面貌也迅速地改变着。他们破除了封建迷信，以主人翁的态度来使自然界为人类服务，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再是求神拜鬼，而是坚决地征服它。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今春的抗旱斗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面对着严重的灾情，社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有的失掉了信心，认为“人战胜不了太阳”；有的盲目自满，而有的却等天下雨，从迷信观点出发说：家狗已落了水，最近一定有雨；更有富裕中农乘机破坏说：“你们再抗旱追肥也无用，反正一年是500斤粮。乡党委针对以上种种思想情况，召开了辩论及誓师大会。批判错误思想，分析了有利条件，于是出现了一个全民抗旱的局面，群众提出了“早死雷公田不干，命禾苗青又壮”的豪迈口号，表示“早稻受旱不减产，玉米红薯补稻谷，不到黄河心不死，不突指标心不服”。思想解放了的农民智慧和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他们终于战胜了旱灾，使全乡早稻增产。在今年大规模的抗旱斗争中他们采取的各种措施是：

① 想尽办法挖水源，全乡14个社共挖了122处，能灌溉1,740亩。

② 开屏斗屏小河小溪的水。

③ 开水库，屏水库里的水。

④ 将鱼苗集中，开池塘，屏池塘的水。

⑤ 多开沟渠。

⑥ 挖河底，将一点一滴的水都集中起来使用。燕城社采取挖深河底的办法解决了40亩田的灌溉用水。

水车停走或走得太慢的，以人力来开动它。思阳社、赖平社的社员们日夜踏水车抗旱、生无法车水、车水的地方，用担水的办法进行灌溉。

⑦ 对水的使用合理安排，先灌黏土田，后灌沙土田，先近后远，先低后高，并做到灌一亩耘一亩。

⑧ 全乡将因无水而不能插秧的田改作点播，共改点播2,831亩。继怀社几乎全是点播（山区），在点播亦发现枯萎的情况下普遍采取了先下杂肥后松土的办法，如高加社点播的

979亩都是采用的这种办法，枯萎較严重的琴江社陆肇現队及燕城社的几个队則先追水肥，耘田保苗，这样可以减少水份的蒸发，加长保水的时间，使禾苗繼續生长。

由于全乡干部和社員的群策群力，做到了无水禾不死，干田苗不枯，在大跃进中，思阳乡人民大搞化肥厂，全乡共搞了顆粒肥料厂八个、生产肥料9,500斤，化肥厂二个，生产肥料115斤（截至今年七月的統計）。

今年八月中旬，思阳乡各社曾被大水淹沒一次，全乡当即出动了三千多人，苦战八小时，救出了廿四万斤谷子及一百八十担花生。由于今年几次遭到水淹，在十月里发现了虫灾，全体社員立即动手扑灭虫害，用六六六粉、洋油来杀死害虫，在噴霧器不够使用的情况下，除虫的人都个个手拿竹筒来喷射，这种土喷射器的效果很好，在无虫害地区的社队也立即赶来协助，因此得以在大部分劳动力調往炼鉄基地的情况下，迅速地消灭了虫害。

思阳乡在耕作技术和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方面解放前后是一个鮮明的对比：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組織大生产，大协作，坚决地与一切落后保守势力作斗争，打破常规，苦干、实干、硬干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全乡乡、社、队干部和群众搞的試驗田共有二百多亩，試驗田在技术革命中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它以最生动、最现实的例子說服、教育生产中的落后、保守派，从而将生产技术引向更高的阶段。如高加社王昭益、黄茂英等十名妇女搞的甘蔗卫星田成績是很惊人的。我們曾經几次去参观了这块卫星甘蔗，最高的甘蔗达五米；且已經挑选出来运往北京去展覽的三根甘蔗竟重达九十余斤，即平均一根重卅多斤，据乡长黎东熙同志說：得两个人抬一根才成。甘蔗的品种系台糖“134”，据技术員介紹是优良的品种，适合于在厚沙質土和半黏土中种植、生长期为10—11个月，在溫度 20°C — 30°C 之間生长最好，在今年年底就可以收获，亩产425,000斤是不成問題的。甘蔗卫星田主要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①补苗：实行大畦高壟高度密植，进行五次补苗，有效株数为26,600株，补苗第一次在四月，第二次在五月，第三次在六月，第四、五次均在九月。

②施肥：已施肥泥6,000担，硫酸銨1,200斤，生麸120斤，浓尿60担，分四次追肥，今年10—12月尚属发育期，須大量肥料，以后每七天追肥一次，每次浓尿廿担，生麸廿斤，熟石膏五斤，混合瀝制肥用。

③淋足水分：以每株每日消耗水分四两，旱天每日需淋水120担；

④消除虫害：十天喷射6%的六六六粉一斤（混合水200斤的溶液）；

⑤防倒伏：搭架防倒伏，根部培客土。

三、生产关系

1. 解放前各阶级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地主阶级的剝削

思阳乡的行政区划解放以来变动过若干次，土地改革后，思阳乡包括了当时上思县一区的江平乡、那板乡、高加乡（高安乡）华南乡和彩燕乡在内，上思县第一区后划为上思县思阳区，（包括高加、思阳、江平、那板、繼精、易和、荣华、昌墩八个乡）。1957年年底，撤銷思阳区，原思阳区的高加、思阳、江平、那板四乡合并为现在的思阳乡，由于行政区划的若干次变动，在調查当中从各方面收集的有关思阳乡各阶级戶数、人口及土改前后占有土地等的材料数字是有出入的，为了材料的准确和說明問題起见，我們將土改划分阶级时各小乡占有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的情况分別列表如下：

(1952.11.16.)

上思县第一区彩燕乡各阶段土地财产占有情况统计

数 目 项 目 阶 层	戶 数		人 数		土 地		占 有		情 况		耕 畜		房 屋			农 具					备 注							
	数	目	数	目	水	旱	畝	地	魚	塘	合	計	耕	牛	馬	火	泥	泥	茅	犁		木	鐵	鋤	鋤	柴	斧	叉
地 主	14	81	1,653.4	725.10	60.4	268.6	2,707.8	38	1,987.2	1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外 村 地 主	10		1,080.8	628.5	6.12	271.9	1,987.2	1	1,987.2	1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富 农	8	62	670.4	318.9	86.10	232.4	1,307.11	14	1,307.11	14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小土地出租者	23	88	792.4	201.10	44.8		1,238.2		1,238.2																			
小土地經營者	3	12	86	67.2	5.2	29.8	187.12		187.12																			
中 农	103	480	3,154.2	1,856.10	308.13	921.8	6,241.1	93	6,241.1	9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貧 农	182	754	2,141.8	1,795	317.11	520.12	4,774.15	82	4,774.15	82	1	6	133	12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僱 农	30	88	6	3	27.1	18	54.1		54.1				11															
手 工 业 者	6	19	70	23	3.10	6	102.10		102.10				2															
工 人	17	48	49			9.8	58.8		58.8																			
貧 民	36	91			8		8		8																			
商 販	13	46	20	14		9.7	43.7	1	43.7	1			2	1	9													
祠 堂			95.2	173.8	8.10	24	301.4		301.4																			
外村一般業主			127	384.8	1	5	517.8		517.8																			
其 他 公 地			240.9	55.4	11	113	419.13		419.13																			

土地占有情
况系以谷种
斤数为单
位。

共94件

共87幢

上思县第一区华南乡各阶层土地财产占有情况统计 (1952.11.29.)

数 目 阶 层	戶 数 占 全 村 戶 数 (%)	人 数		土 地 占 有 情 况						耕 畜		房 屋			农 具						备 註							
		数 目	占 全 村 戶 数 (%)	水 田	旱 田	畝	魚 塘	合 計	在 土 外 村 地	耕 牛	馬	火 磚 屋	泥 磚 屋	茅 屋	犁	木 谷	石 磨	風 櫃	鋤 頭	柴 刀		叉						
地 主	25	5	136	7	631.4斤	1,061斤	330斤	121斤	2143.4斤	298斤	21	1	45	3	54.5	12	10	1	7	2.5个	6	12	37	16	12	5①用地一 律以亩 或谷种 为単位		
外 村 地 主	60	0.1	200.9		56.12	138	10		204.12																			
富 农	140	0.3	723.6		483.7	1,024.8	3.8	78	1,893.15	93.8	29		3	6	48.5	1	13	12	4	2.5	4.5	27	21	40	14	21	9	
小土地出租者	90	0.1	180.88		48.4	237.12	58.8	4.6	348.14					13				1	1		1	2	4	3	1	②房屋以 間为单 位,凡 屋里有 一条就 標的就 叫一間		
中 农	123	3	629		443,326.105	591	2,290	314	11,521.13	282.2	244		29	29	356.5	7	119	113	1	9.38	19	20	162	304	129	174	58	
貧 农	215	8	925		5,258		2,387	271.8	106.04	3.2	145	2	76	40	366	24	121	97	9	20	4	204	150	480	168	161	36	
雇 农	54	1	1879.9		32.6	140	223.10	16.15	412.15		22			42	10.5	12	6	4	5		31	30	48	36	22	7		
手 工 业 者	10	0.02	20.09																									
貧 农	40	0.3	261.2				2.8	5.4	7.12																			
商 販	60	0.1	281.3			40	2.8	4	46.8			38										4	9	6				
自 由 职 业	30	0.06	130.63				7	2.8	9.8					2														
祠 堂					315.8	390.13	40.2		746.7																			
其 他 公 地					65.8	4.8			70																			
游 民	20	0.04	20.09																									
總 計	472		2,058		7,646.1	13,886.8	5,660	817.9	2,801.02	676.12	461	3	156	80	875.5	42.5	277	238	1	29	75	5.30	470	381	92	372	391	115

(1952.11.15.)

上思县第一区江平乡各阶层土改前财产占有情况

项目 阶层	户数		土地占有情况				耕畜		房屋			农具						备注								
	数	目	水田	旱田	畜地	鱼塘	合计	占全村地(%)	人均	耕牛	马	火砖屋	泥屋	茅屋	犁	铁耙	木谷石		风磨	镰刀	锄头	镰刀	柴刀	斧头		
地主	26	128	3,763.3	596	113.8	161.14	4,040	30	362	39	2	4	121	26	15	24	1	5	7	24	41	15	23	10	土地占有情况栏内上格写的系各种斤数，下格指产量。	
外村地主	11		1,903.14	205.4	2	6.10	2,117.8	10		3																
半地主式富农	1	9	421.12	8	19	16.8	465.4	2	52																	
富农	8	47	712.8	64.8	1	19	797		17																	
小土地出租者	2	5	57	4		1	62		12																	
中农	193	843	6,959.6	3,012.9	468.12	424.2	10,864.6	50	13	225		8	246	118	6	121	115	4	1034	19	247	122	356	114	131	83
贫农	149	508	308.5	1,383.12	25.7	265.4	5,000		10	104		1	130	131	14	100	60	7	826	9	214	19	376	120	108	58
雇农	31	111	199.4	65.8	17.8	35.4	308.8		10	6			33	22	1	7	4		4		21	98	63	27	6	2
贫民			6.8	28.8			35																			
祠堂			300	616			36.8																			
其它公地			12	24.8																						
			700	550																						
			783	143			926	4																		
			39,423	3,146																						

第一区那板乡各阶层土改前土地财产占有情况统计表 (1952年)

阶 层	项 目	户 数		人 数		土 地 占 有 情 况				耕 具			农 具																					
		数	占全 目总%	数	占全 目总%	水	旱	奄	鱼	合	占土 全地 村%	菜	牛	火泥 砖屋	泥 屋	牛 栏	犁	铁	木	谷	石	风	镰	锄	镰	刀	头	筐	柴	谷	禾	叉		
地	主	14	4.3	83	5.8	1685	1347	113	90	3235			61	18	42	17	12	18	225	5	3	75	6	34	23	44	23	32	1					
外	对地主	2				379.8	956.7	58		1323.15																								
富	农	10	3.1	60	4.3	1015	1126	170	555	2876			38.5	34	75	7	11	10	2	3	3	4	20	10	35	15	19	5						
小	土地出租者	4		12	0.8	196.9	734.8	25.8	39	994.9			7	22	7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借	务生活者	2		3	0.2	15	8	2	1	26			1	2																				
中	农	123		598	4.3	1436.15	5721.12	372.2	408.12	7939.14			24.14	206	10	225	220	7	137	115	11	36	32	43	253	183	410	233	202	81				
贫	农	143	43	550	48	3083.15	3413.14	941.10	179.13	7625.4			34.15	92	10	176	171	5	107	83	9	31	43	30	130	105	323	133	147	54				
雇	农	26	7	58	4	70	45	1	1.4	117.4			2.4	2	1	3	12	3		1	2		5	5	29	9	5	1						
手	工、业者	4	1.5	130	91	43	27	1.8	1.8	73			3.5			7.5	2	1		1		2												
祠	堂					19	109.8	4		123.8																								
军	人	1		1																														
总	计	327		1372		7973	13488.56	1683.9	1285.45	24963.79			59.69	413	42	951	441.5	12	3278	428	27	75	157	89	453	335	364	422	412	144				

註：用地面积以播种量统计。

思阳乡的地主阶级与反动统治阶级勾结在一起，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沉重的巨石。反动统治阶级不仅以苛捐杂税和地租、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劳动人民，而且多半是在伪政权中有一定的地位的，且多兼营商业，这样，形成了政治权势、地租剥削和商业剥削三位一体的强大势力，使广大劳动人民被迫得喘不过气来。从全乡几户地主及贫雇农的典型调查中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思阳乡停料屯地主周文波共有田地50亩、半亩鱼塘、耕牛四头、房子一座，其丈夫零春介系伪乡长，解放前夕已逃往香港。周文波家有使女三名，长工一名，佃户两家，经常帮周文波打短工的则不计其数。停料屯所有的中农及贫雇农几乎都帮他打过工。每年地租收入有五千多斤谷子，周文波自己留有几块好畲地种花生、烟叶等，花生一年收入一千多斤，烟叶收入五百多，每年副业收入折谷约12,300斤。此外，周文波年年囤积粮食，每到青黄不接时就放出去，每年放债谷约1,000多斤，（借100斤要还200—300斤），由日寇侵华时开始，周文波又开始经商，在思阳街上开有一个商店，经营百货、布匹等，资本约相当于人民币700—800元。在商店被人偷窃后，又改为经销酒，一斤米能酿酒一斤十二两，卖酒时是一斤米换一斤酒，解放初期未土改时，周文波还曾经贩牛到广东东兴去卖，共赚得四—五股洋纱（一股洋纱约值人民币25元），至于周文波投资与合伙做生意，则不计其数了。

据我们调查了解，零春介的父母原系贫苦农民，其父以杀牛和卖糖、油为生，周文波的起家与零春介任伪乡长以后的剥削、压榨是分不开的，零春介系国民党党员，曾任伪东屏、公安、思阳乡的乡长及上思县伪科员等职。地主周文波对农民的剥削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① 地租、高利贷剥削：租种周文波的田地租是按四六分，即除谷种外，周文波得六成，佃户得四成。周文波每年放债谷1,000斤，一般借一百斤，要还二百—三百斤，每年到收成时，周文波就到各家去收谷子，周文波的米和谷子是浸水后借给人家，以致拿来后很难吃。借钱是30%的利息，到期不还时是按利上加利计算，赤贫如洗的人是借不到周文波的钱的，家里有些田地或者耕牛可作抵押的才借得到他的钱，这样一旦还不起时，他就断押归己。

② 雇工和无偿劳动：长工零风英曾是零春介的乡警，后给他们家打长工，前后共十多年，除吃饭外，每年给600斤谷子和两套衣服，短工是只得吃一顿，没有工钱，零风英的老婆反映说：给他做长工有时也只顾得了自己吃，家里全靠我卖米粉维持生活，给他干活，还要挨骂受气，我因为忍受不了，曾叫我丈夫回来不要给地主干活，周文波知道以后赶来把我打了一顿，并对零风英说：你将你老婆打死算了，我再帮你找一个。

③ 卖身工：周文波家里买了三个婢女，成年累月为他做牛做马，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是相当惨重的，零品英在五岁时，因家庭贫困没有吃的，被父亲瞒着母亲由广东贵县卖给了周文波。直至现在，也未找到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自己原来姓什么。婢女黄金莲在十岁时，因家庭贫困被家里由广东那勤卖给周文波。婢女黄大妹十四岁时被父亲由广东大寺乡卖给周文波，家庭本不甚贫困，因见零春介有钱有势故卖给他做小老婆，来到以后当然也是做牛做马。三个婢女得负担全部家务活路，担水、做饭、带小孩，侍候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以及负责担水酿酒，卖烧酒，种花生，烟叶及干各种农活等等，从早到晚都不得歇一会，可是吃的是猪狗饭，做的是牛马活。零品英从五岁起就在他家，直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才离开他家，也以她受苦最深。思阳乡卖身工的情况是较多的，多系广东贫苦人家的女儿，从零品英的遭遇中可见一般卖身工的情况。

零品英在六、七岁时就开始带孩子，周文波的一个女孩子只比她小一岁，但零品英得背

孩子，稍大一点就开始担水、烧火做饭、砍柴并且干田活了，平日吃的是稀饭，过年过节时也吃不上肉，帮周文波打短工的人，也只能吃上一些骨头之类，所以零品英是輪不上的了，他們穿烂了的衣服給零品英穿，因为劳动衣服破得很快，結果反而要挨罵，說穿衣服太貴。周文波的女孩子上学回来后，零品英得給她將飯盛在桌子上，請她吃飯，給她打洗脸水、洗澡水，稍一不如意就要挨打，零品英在他們家里几乎是每天要挨打的。村里人实在看不慣了，也曾劝周文波不要再打她了，但周文波却說：人是我买来养大的，要不你們就帶去給飯吃吧！在地主阶级当权得势的黑暗社会里，人民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每天天尚未亮就要起床挑水做饭，稍一起晚了，就叫她的女儿用扫把、木棍来戳她。做好饭后就下地干活，天快黑时回来做晚饭，做好晚饭又下地做工，天黑时回来尚不得吃飯，得給他們烧热水，干完这一天的重活以后并不得休息，要舂完二百斤米才得睡觉。八、九岁，当零品英比禾把高不了多少时，她就得一个人用繩子将收得的禾把一把把地往樓山拉，沒有人帮忙。由于年幼时干活太重，零品英說：現在經常腰痛，要再晚几年解放，恐怕我已被折磨死了。

土改后，零品英和所有的卖身工一样，脱离了火坑，分得了田地耕牛和生活資料，作为新中国自由的劳动农民站立起来了！

④其它，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剝削总是連搶帶騙的，如貧农零起林家里有三口人，沒有田，向地主周文波租了二百斤谷种的田来种，口粮是向周文波借的，到收成时全部收成都被周文波挑走。貧农黃紹节的丈夫愛喝酒，曾經向周文波借了一些酒喝，后来他丈夫死的那年（1937年）所收的600斤谷子全被周文波挑走了，說是作为酒錢，黃紹节曾帮周文波看一头老牛，周文波讓她用鸡蛋，稀飯来喂牛，但到犁田时周文波就将牛牵走，結果黃紹节一无所得。地主阶级是殘忍成性的，中农零紹干曾在周文波的地上盖了一座房子，他家孩子快死时，周文波坚决不讓孩子死在屋子里，說是不吉利，在周文波的威逼之下，只得將孩子在大雨的晚上抱到屋外去，孩子就这样死掉了。

地主周文波的嘴臉是地主阶级的一个縮影。

思阳街上的大地主陆邦基，由于其殘酷的剝削及压迫农民，群众称其为“希特勒”。1946年时陆邦基有几头牛死了，当时他假作慈悲將牛肉分給大家吃，什么也不說，但过了两三年以后，他却將牛肉折合谷子向吃了肉的人算起本利来了，以一百斤稻谷还四百斤的比例計算，利上滾利，僱农勞紹都因此而破产。經過陆邦基的“算賬”，勞紹都将一亩田还給他了还不够，后将房子的瓦及樓板都拆下来卖，仍然不够还債，一家人被迫到处流浪去謀生，黃紹都本人去板細乡給人做工，一个儿子去烧炭，一个儿子去补鍋头，尽管勞紹都已彻底破产，陆邦基到年底仍去追債。

又如惡霸地主黃振藩，曾任过伪村长，伪自卫队中队长等职，解放后又組織土匪暴乱，攻打粮仓，搶耕牛及杀害农会干部等，无恶不作。其敲詐勒索是一貫的，解放前曾以其权势勒索群众洋紗18股，强迫农民陈焕新替他做工六年不給工錢，霸占群众屋基一块，耕牛一头，猪一头，1948年，又率領土匪搶劫广东商人洋紗22股。在他任伪自卫大队长时亲手杀害我游击队员一人。

旧社会里一方面是反动统治者及地主阶级的烧杀搶掠，另一方面則是貧苦农民的掙扎和斗争。我們曾經調查了貧农黃紹节解放前后的家庭經濟情况。当时他家里有五口人（三个孩子及丈夫），只有十斤谷种的田（按：約一亩多），收成好时一年也只能收得200斤谷子，生活极端困苦。她的丈夫好逸恶劳，喝酒打人，一家的生活全靠黃紹节一人劳动。为了生活黃紹节除了干田活外，还帮人家舂米、打短工，看牛及挑盐卖等等来維持生活。帮地主周文

渡山下，只顧得上自己吃，家里的孩子沒有吃的。每一次挑担得一天，約能挑三、四十斤，挑一次能賺十斤米，每一星期挑一次，不管下雨，漲水都得去。解放前家里根本没有錢做衣服，人家給一点烂衣服穿。家里唯一的一床被子在日本鬼来时丢了，为了家庭的生活，黃紹节每天忙于奔命，除了受地主階級的剝削，还要受丈夫的打罵，在旧社会的劳动妇女是被压在最底层的。解放以后黃紹节的生活有了根本的变化，土改时分得了六亩田，一片果树，耕牛一头，衣服两件，还有鍋头、鍋头、帽子、簪子、枕巾、被子等等，土改后粮食已經够吃了，每年每人还可以做两套衣服。黃紹节并反映：现在搞人民公社很好，每天我劳动回来以后，大人、小孩都得吃。

雇农梁世平家，解放前父子二人替富农当长工，每年得稻谷1,300斤，当时粮食折价每年仅收入50元左右，其它一无所有，衣服單褸，入不敷出，解放后土改时分得田地10亩，分得耕牛进行自耕，每年收入1,800斤稻谷，花生200斤，紅薯、芋头600斤，养小猪、鸡一年收入現金20元，一年口粮1,200斤，留种谷250斤，現金收入60元，其子也娶了媳妇。入社以后生活就更好了，稻谷收入2,420斤，現金收入90元，一年內添制四套新棉衣，家里又添了小孩子（1950年生活情况）。

贫农梁天吉，解放前家里三口人，一年收入稻谷1,500斤，現金100元左右，一年支出：公粮160斤，留种100斤，以出售粮食添制单衣每年每人得一套，一年中缺三个月的粮食，冬季也无棉衣。

土改后，一年稻谷收入2,000斤，現金150元左右，除交公粮210斤，留种120斤外，生活已可以維持，并且添制了棉被一床。

入社后，收入稻谷4,158斤，現金220元，折合現金489元（家里已增至六人，劳动力四人），一年的支出是：口粮1,920斤（折合人民幣220元）单衣7套（折合人民幣25元），棉被二床（折合人民幣12元），鍋头5元，碗2元，小猪10元，新年杂用15元，一年中除去的各項开支，尚余40元左右，（系指1956年生活情况）。

除以上列举的种种剝削形式之外，在思阳乡僮族人民中間典当与抵押的剝削形式也是存在的，贫苦农民在急需用錢的时候，往往將較值錢的衣物或枪枝典給地主，后往往因无力贖回，財物就被地主拿走了。

思阳乡各姓都有祠堂田，祠堂田的收入是每年三月初一、初二两天全姓男人聚在一起吃祠堂飯用的。凡是男的都有份，而妇女是不能参加吃祠堂飯的。据老人零紹干談，零姓的祠堂田的姓零的祖先由福建来到上思后逐年积錢买的。每年約可收40—50秤谷（一秤谷約等于70斤），祠堂田由零姓較穷苦的人家来耕种，若用祠堂的耕牛，收成作对半分，若祠堂沒有耕牛时，則祠堂得四成，佃戶得六成。祠堂田实际上是被地主階級操纵的，因为管賬目的多半是他們这些識字的人。另外还有全屯共有的公田，如停料屯的公田每年能收谷3,900斤（旧秤），收入是用来每年十月全屯打斋用的。公田給零姓林等2戶耕种，輪流由屯內各戶管理，每年由兩戶管理。种公田的人只要每年交900斤谷就得了，种的人約可得1,000—1,500斤。

2. 減租退押与土地改革

1949年年底，上思县解放。劳动人民从此揚眉吐气，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推翻了几千年来压迫和剝削他們的反动統治階級，人民翻身作了主人。在1950年6月——1951年12月間开展了清匪反霸和減租退押运动，并在1952年6月以前进行了減退复查工作。在军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給地主階級以严重的打击，并为1952年下半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了牢靠的基础。